

# 為什麼需要女性主義 身心障礙研究？

文 | 邱大昕 |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 摘要

西方身心障礙運動被視為是繼女權運動與種族平權運動之後，最後一波的民權運動。許多女性主義者所走過的道路、所遇到的困難、以及理論發展過程，和身心障礙運動的軌跡有許多相似的地方。然而，過去女性主義對身心障礙議題缺乏興趣，且經常以非障礙者的眼光來看待障礙者；而身心障礙運動和身心障礙研究則被批評是以「男性身心障礙者」為中心，以至於女性身心障礙者處於雙重弱勢的地位。因此，女性身心障礙研究者提出「女性主義身心障礙研究」，以跨越身心障礙研究與女性主義研究疆界，瞭解各種壓迫形式間的連結。如果不同時考慮各種壓迫的存在，一種壓迫解放的結果可能是維持或加深另一種壓迫。唯有障礙者以及他們的經驗知識，都能完全整合到社會時，被壓迫者與自己身體的關係才能達到真正解放！

**關鍵詞：**身心障礙、女性主義、女性主義身心障礙研究

**Keywords:** disability, feminism, feminist disability studies

致謝：本文初稿曾於2011年5月13日在中正大學哲學講座發表，感謝主持人陳瑞麟、評論人吳秀瑾、王國羽及與會者的指正與建議。

## 前言

1970年代西方身心障礙運動（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風起雲湧，英國「身體損傷者反對隔離聯盟」（The Union of the Physically Impaired Against Segregation, 簡稱UPIAS）和之後出現的「身心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都主張身心障礙是社會制度、環境和態度的排除與壓迫所造成。過去和身心障礙有關的專業，如復健醫學或特殊教育等，把「身心障礙」當做是個人或家庭問題，需要靠專家們來加以治療、矯正或控制偏離正常與理想的身體。然而身心障礙研究認為，身心障礙者所遭遇的問題，必須透過社會歧視態度與制度的改變來解決，而不是改變身心障礙者本身。因此，西方的身心障礙運動被視為是繼女權運動與種族平權運動之後「最後一波的民權運動」（the



1970年代身心障礙運動抗議現場情景，拍攝者為 Tom Olin（圖片來源：[http://www.ist.hawaii.edu/training/rights/02\\_dis\\_rights.php](http://www.ist.hawaii.edu/training/rights/02_dis_rights.php)）。

last civil rights movement）（Driedger, 1989）。身心障礙研究的發展軌跡，在某些方面和女性主義的發展頗為相似。為了避免「重複發明輪子」（wheel reinventing），許多身心障礙研究者主張應多向女性主義學習。

## 一、女性主義的啟發

不少女性主義的概念與理論，對後起的身心障礙研究有很多的啟發。比方「身心障礙社會模式」（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將「損傷」（impairment）和「障礙」（disability）區分開來，認為前者指肢體、器官組織或身體機能有缺陷的狀況，而後者則指社會制度或組織所造成的限制或不利地位。身體的損傷與病痛雖然需要醫療來介入處理，但是「障礙」卻不是「損傷」的必然結果（Barnes, 1991; Finkelstein, 1980, 1981; Oliver, 1990, 1996）。雖然這種損傷與障礙的雙元論場模型（two-realms model），現在已經逐漸不被身心障礙研究接受，但其最初的靈感無疑來自過去女性主義對性（sex）與性別（gender）的劃分。身心障礙權力運動希望身心障礙者，能藉此以全新的角度來認識身心障礙，以及看待自己的處境，不再把碰到的問題單純歸因於個人身體損傷的結果；甚至進而能接受與認同自己的「障礙」身分，並以自己的「損傷」為榮，而不需要像 Goffman 所說靠「矇

混通關」(passing)來隱藏污名(曾凡慈譯, Goffman 原著, 2010)。因此身心障礙身分的揭露與認同, 經常用「出櫃」(come out)來表示(Anspach, 1979; Kleege, 2002; Shakespeare, 1996; Watson, 2002)。身心障礙研究者也常強調女性與身心障礙者共同之處, 比方身心障礙者與女性都經常被視為「羸弱」、「被動」與「依賴」, 兩者都被常當做是異常或次等的, 而也經常被排除在公領域和經濟生產之外(Thomson, 1997)。

然而這種「尾隨仿冒」(piggy-backing)的策略, 對於爭取女性主義者的支持與注意上其實並不太成功。女性運動團體雖然常以「殘障」(handicapped)來比擬女性在父權社會的處境, 但這並不表示她們認為女性身體與身心障礙身體有何共同之處, 也並不表示同意「身心障礙」和「性別」一樣都是屬於社會建構類屬。1973年6月美國的女性主義團體NOW(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曾在電視、雜誌、報紙刊登一系列廣告, 用以抨擊當時美國社會對女性就業的歧視。其中一則內容是一個捲髮女嬰的背影照片, 上面標題寫道:「這個健康正常的嬰兒是殘障, 因為她生為女性」(“This healthy normal baby has a handicap: she was born female”)<sup>1</sup>, 下方文字說明:「當她長大, 她的工作機會受限, 收入也較



1 「這個健康正常的嬰兒是殘障, 因為她生為女性」(“This healthy normal baby has a handicap: she was born female”) (美國國會圖書館網頁, <http://www.loc.gov/pictures/item/yan1996000748/PP/>, 2012/3/1瀏覽)。

低。… 即使她有大學學歷, 收入仍比國中畢業的男生低。……想想你的女兒, 她也是殘障。」這則廣告所透漏的訊息是, 只要社會給予公平待遇, 女性可以和「健全身體」的男性一樣能幹, 而不會像「身心障礙者」一樣無能。廣告製作過程預設閱覽者不會是身心障礙者, 而且也認為閱覽者必然認同身心障礙是件負面的事情(Thomson, 2002)。邱大昕(2007)曾挪用並反轉這種比喻, 認為男性身心障礙者原本可以和非障礙者一樣能幹, 但教育與職業訓練過程把他們「去陽剛化」, 以致最後處在和女性一樣的弱勢地位。這種表面的類比對提升男性身心障礙者的形象有限, 但卻可能加深女性與身心障礙者的邊緣化與污名化。

## 二、雙重歧視／雙重弱勢

女性主義一直缺乏對身心障礙研究的關注，而身心障礙運動和身心障礙研究則經常被批評是以「男性身心障礙者」為中心。因此女性身心障礙者的議題既被非障礙者的女性主義所忽略、也被男性為主的身心障礙研究所排除，女性障礙者的需求也經常同時被「婦女政策」和「身心障礙政策」所遺忘。男性身心障礙者可以在優勢的男性認同和劣勢的身心障礙身分之間做選擇，而女性身心障礙者只能選擇同樣劣勢的女性或身心障礙身分。職場上女性障礙者的參與職訓比例、就業率和平均薪資，均遠低於非障礙女性和障礙男性；女性身心障礙者對原生家庭的依賴較高，年老時接受機構化照顧的比例也高（王國羽，2010）；女性障礙者經常容易成為口語或肢體虐待，以及性侵害或性虐待的對象（潘淑滿，2006）。可是，許多以婦女為主要服務對象的社會福利機構卻缺乏身心障礙意識，女性身心障礙者因而無法獲得適當的服務與支持。因此許多身心障礙研究者認為，女性身心障礙處於一種「雙重歧視（double discrimination）或「雙重弱勢（double disadvantage）的地位（Begum, 1992; Lloyd, 1992; Morris, 1992, 1993; Schriempf,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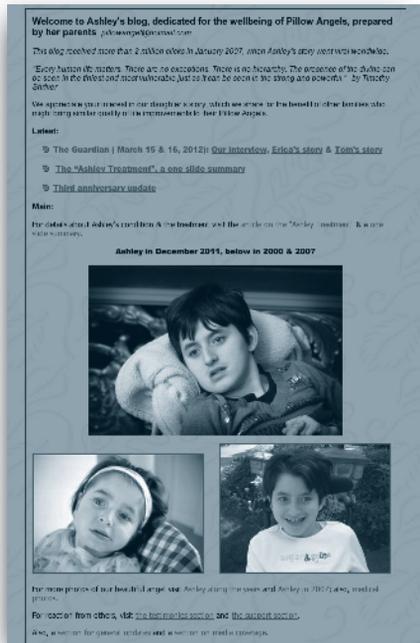
女性主義不僅忽略身心障礙觀點，且常以「非障礙者」（nondisabled）或

「健常主義者」（ableist）的偏見來看待身心障礙者（Lamp & Cleigh, 2011; Lloyd, 1992; Morris, 1993）。臺灣產婦經常會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你希望生男生還是女生？」現在很多人都會回答：「男女都沒關係，只要健康就好」。然而「只要健康就好」這句話聽在障礙者耳中感覺格外複雜，因為此背後的假設是「身心障礙必然過得比較痛苦，比較沒有希望」（孫小玉，2012）。行政院衛生署在民國89年曾發公文給醫師公會及婦產科醫學會，禁止醫師不得在產前進行胎兒性別的篩檢，更不可以因為胎兒的性別進行人工流產；但產檢時告訴家屬是否有身心障礙或遺傳性疾病，卻從未成為爭議焦點。優生保健法第三章第九條規定，「胎兒有畸型發育之虞者」可依懷孕婦女之意願施行人工流產。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產前檢查和墮胎持正面態度的，認為這可以讓女性對生產擁有更多的自主權。然而因為胎兒不正常而墮胎的父母，往往不是擔心以後需要長期照顧的辛勞，而是認為身心障礙者在這個現實社會中將沒有立足之地（Lloyd, 2001）。

由於「非身心障礙者」和「身心障礙者」被視為可以截然劃分的類屬，且能與「照顧提供者」和「被照顧者」做一對一的對應：非障礙的女性是不需要被照顧的「照顧提供者」，而障礙女性則是不能提供照顧的「被照顧者」（Hughes et al., 2005）。因此「個人即

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原則往往只用在負責照顧的「非身心障礙者」，而不是被照顧的「身心障礙者」。許多女性障礙者最常碰到的歧視，並非社會將她們的角色限定在家庭主婦上，而是社會不期待她們擁有妻子與母親這些角色(Lloyd, 2001)。由於男性障礙者被認為需要配偶照顧，家人會設法幫他們找到婚姻對象；但女性障礙者被認為是沒有能力提供照顧的，因此女性障礙者的結婚率遠比男性障礙者低。中途成為障礙者的女性離婚的比例，也比同樣中途成為障礙者的男性高。父權社會秩序依照生育能力來定義女人，身心障礙女性則被視為危險的生殖者(Connell, 2011)。身心障礙女性甚至不被賦予生育權利；激進主義女性主義者主張單身女性或同性戀女性有權使用生殖科技，但對女性身心障礙者的能動性卻很少給予聲援。女性障礙者經常是結育計畫的對象，女性智障者的結紮比例也一直都比男性智障者來得高(卓妙如等, 2007; 嚴嘉楓、林金定, 2009)。

2007年美國出現一則引起喧然大波的新聞，有個被診斷為智能障礙的六歲女孩Ashley，接受醫學「治療」讓身體停止成長。她的子宮被切除以避免將來的月經與懷孕，乳蕾也被移除讓乳房不再發育。支持這項醫療手術的人——包括Ashley的父母，認為這樣不僅可以提



2 Ashley的父母架設一個網站為他們的決定辯護 (<http://pillowangel.org/>, 2012/2/28瀏覽)。

升她的生活品質，也可以減輕父母照顧上的負擔。此舉令美國身心障礙團體極為憤怒，將之視為對身心障礙女性的「優生治療」(eugenic treatment)。身心障礙團體質疑，如果今天Ashley是男性智能障礙者，其父母是否仍會給予同樣的治療(Hall, 2011; Lamp & Cleigh, 2011)。從身心障礙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些父母所做的決定並非自由意志下的選擇，而是社會對身心障礙迷思與敵意環境下的結果。這類議題不應只有女性身心障礙者關心，而是所有女性主義者應該共同思考的。如果女性的解放是建立在其他人的犧牲之上，只會增強或創

造出另一種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

### 三、身心障礙知識論觀點

身心障礙者的經驗與知識，其實有助於女性主義進一步挑戰主流社會的知識體系的。比方女性主義者Keller（1983）認為現代科學「抽離式的觀察」（detached observation），所生產出來的中立與客觀只適合陽剛屬性的「正常」（normal）個體，而不適用於女性。Luce Irigaray（1985）也主張以觸覺為主的「陰性認識論」，能夠透過與外界交流喚起主客交融的親密感，不僅可以經歷身體關係的豐富性，也能顛覆父權文化以視覺為中心的認識論。受到這些女性主義者的影響，許多身心障礙研究者也開始思考「身心障礙者認識論觀點」（standpoint epistemology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的可能（Carlson, 2010）。張小虹（2009）在批評陽剛霸權視覺文化時，也曾提到「視覺藝術」所能引發的身體官能經驗極度貧乏。

其實「盲人」並不等於少了眼睛或閉著雙眼的「明眼人」；盲人的生活經驗是無法用明眼人所熟悉的「五官」來分類的，而是一種非視覺感官的新組合（Kleege, 2005）。自幼失明的海洋生物學家Geerat Vermeij在他的自傳中，談到他如何從觸覺與嗅覺獲得有關貝類豐富與細微的知識，掌握一般視覺容易

忽略的細節（莊安祺譯，Geerat原著，2002）。中途失明的教育學者John M. Hull（1990），也提到他如何用聽覺與觸覺來重新認識世界：

對我來說，風…取代了太陽的地位…微風使我周圍的各種聲音甦醒…打雷…使人更為興奮，因為雷聲會突然帶給人一種空間感和距離感。（曾秀鈴譯，Hull原著，2000，頁33）

[但是]盲人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聽…盲人只會意識到自己變得敏感；對於壓力的感受是在臉部的皮膚上，而不是在耳朵上或耳朵內。（頁49）

自幼因黃斑點退化，眼睛中央有個巨大盲點的Georgina Kleege（1999）則在*Sight Unseen*中，描述她如何利用剩餘視力觀賞美術館的畫作時，挑戰了主流社會所謂「正確的」看的方式。這些作者並非要證明他們和非障礙者有同樣的能力，也不是要說他們戰勝了身體的障礙，而是要複雜化主流社會建構身心障礙的基礎假設。身心障礙者擁有「使能身體」（enabled-bodied）所沒有的感官體驗，這些將有助於主流社會超越傳統文化關於身體感官的迷思與神話。

### 結語

身心障礙研究經過四十年的發展，

前面提到過的「雙重歧視」或「雙重弱勢」這種認同的加成模式（additive model of identity），如今已不足以理解性別與身心障礙的複雜關係。因此女性身心障礙研究者Susan Wendell（1989）提出的「身心障礙的女性主義理論」（feminist theory of disability），Rosemarie Garland Thomson（2001, 2005）及Hall（2002）主張的「女性主義身心障礙研究」（feminist disability studies），或Judy Rohrer（2005）標舉的「全融女性主義」（full-inclusion feminism），都是為了跨越目前身心障礙研究與女性主義研究疆界，來瞭解各

種壓迫形式之間的連結。因為如果我們不去考慮不同壓迫之間的關係，可能的結果就是當解放某種壓迫時，卻維持或加深另一種壓迫。女性主義身心障礙研究將身心障礙研究觀點，納入傳統的性別研究與女性主義之中，不僅可以打破身心障礙研究的男性中心，且能進一步拓展性別研究的版圖，也能轉化女性主義的面貌。透過女性主義與身心障礙研究建立的夥伴關係，以釐清各種肉身化壓迫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實踐，才能將各種受壓迫者團結起來，共同反抗社會強制的「標準」與「正常」，受壓迫者與身體的關係也才能達到真正解放。

## | 參考文獻 |

- 王國羽（2010）。〈臺灣女性障礙者的邊緣地位：從臺灣看女性身心障礙者的處境狀況與現況突破〉。發表於第二屆「國際接軌·權利躍進國際研討會，中華民國殘障聯盟主辦，臺北。
- 邱大昕（2007）。〈男性障礙者勞動邊緣化的陽剛困境〉。《女學學誌》，23：71-91。
- 卓妙如、潘玉涵、詹沛祺、王秋琪、蔡育倫、吳佳靜、王譽潔（2007）。〈智能障礙者絕育議題之倫理考量〉。《身心障礙研究》，5（3）：178-197。
- 孫小玉（2012）。〈失能者的表徵模式、主體論述、與倫理議題〉。發表於「蕪土吾民」：2012年文化研究會議，文化研究學會主辦，臺北。
- 張小虹（2009/4/28）。〈動眼不動手 視覺獨大的文化〉。《聯合報》，版A4。
- 莊安祺譯（2002）。《恩典之手》。臺北：時報文化。譯自Geerat Vermeij（1997）*Privileged hands: A scientific life*. New York; Great Britain: W.H. Freeman.

- 曾凡慈譯 (2010)。《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臺北：群學。譯自Erving Goffman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曾秀鈴譯 (2000)。《盲人心靈的秘密花園》。臺北：晨星出版。譯自John M. Hull (1997) *On sight and insight: A journey into the world of blindness*. Lanham: Natl Book Network.
- 潘淑滿 (2006)。〈身心障礙者家庭暴力與性侵害之研究〉。《臺灣社會工作學刊》，5：127-159。
- 嚴嘉楓、林金定 (2009)。〈智能障礙者女性月經來潮歷程探索：以智能障礙者女性與其主要照顧者之視觀分析〉。《身心障礙研究》，7 (3)：156-181。
- Anspach, Renee R. (1979). From stigma to identity politics: Political activism among the physically disabled and former mental patient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Part A: Medical Psychology & Medical Sociology*, 13, 765-773.
- Barnes, Colin. (1991). *Disabled people in Britain and discrimination*. London: Hurst and Co.
- Begum, Nasa. (1992). Disabled women and the feminist agenda. *The Feminist Review*, 40, 70-84.
- Carlson, Licia. (2010). *The faces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Connell, Raewyn. (2011). Southern bodies and disability: Re-thinking concepts. *Third World Quarterly*, 32(8), 1369-1381.
- Driedger, Diane. (1989). *The last civil rights movement: Disabled peoples' internationa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Finkelstein, Vic. (1980). *Attitudes and disabled people*. NY: World Rehabilitation Fund.
- Finkelstein, Vic. (1981). Disability and the helper/helped relationship: An historical view. In Ann Brechin, Penny Liddiard, & John Swain (Eds.), *Handicap in a social world* (pp.59-63). England: Hodder and Stoughton.
- Hall, Kim Q. (2002). Feminism, disability, and embodiment. *NWSA*, 14(3), VII-XIII.
- Hall, Kim Q. (2011). Reimaging disability and gender through feminist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In Kim Q. Hall (Ed.), *Feminist disability studies* (pp.1-10).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ughes, Bill, Linda McKie, Debra Hopkins, & Nick Watson. (2005). Love's labours lost? Feminism, the disabled people's movement and an ethic of care. *Sociology*, 39(2), 259-275.
- Hull, John M. (1990). *Touching the rock: An experience of blindness*. London: SPCK.
- Irigaray, Luce. (1985).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 Gillian G. Gill. Trans.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eller, Evelyn Fox. (1983). *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 The life and work of Barbara McClintock*. London: Freeman.
- Kleege, Georgina. (1999). *Sight unsee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leege, Georgina. (2002). Disabled students come out: Questions without answers. In Sharon L. Snyder, Brenda Jo Brueggemann, & Rosemarie Garland-Thomson (Eds.), *Disability studies: enabling the humanities* (pp.308-316). NY: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 Kleege, Georgina. (2005). Blindness and visual culture: An eyewitness account.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 4(2), 179-190.
- Lamp, Sharon & Cleigh, W. Carol. (2011). A heritage of ableist rhetoric in American feminism from the Eugenics period. In Kim Q. Hall (Ed.), *Feminist disability studies* (pp.175-189).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Lloyd, Margaret. (1992). Does she boil eggs? Towards a feminist model of disability. *Disability, Handicap & Society*, 7(3), 207-221.
- Lloyd, Margaret.(2001). The politics of disability and feminism: Discord or synthesis? *Sociology*, 35(3), 715-728.
- Morris, Jenny. (1992). Personal and political: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research physical disability. *Disability, Handicap & Society*, 7(2), 157-166.
- Morris, Jenny. (1993). Feminism and disability. *Feminist Review*, 43, 57-70.
- Oliver, Michael. (1990). *The politics of disablement: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NY: St. Martin's Press, Inc.
- Oliver, Michael. (1996). *Understanding disability: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Basingstoke: Macmillan.
- Rohrer, Judy. (2005). Toward a full-inclusion feminism: A feminist deployment of disability analysis. *Feminist Studies*, 31(1), 34-63.
- Schriempf, Alexa. (2001). (Re)fusing the amputated body: An interactionist bridge for feminism and disability. *Hypatia: 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 16(4), 53-79.
- Shakespeare, Tom. (1996). Disability,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Colin Barnes & Geof Mercer (Eds.), *Exploring the divide: Illness and disability* (pp.94-113). Leeds: The Disability Press.
- Thomson, Rosemarie Garland. (1997). *Extraordinary bodies: Figuring physical disability in America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Thomson, Rosemarie Garland. (2001). *Re-shaping, re-thinking, re-defining: Feminist disability studi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Women Policy Studies.
- Thomson, Rosemarie Garland. (2002). Integrating disability, transforming feminist theory. *NWSA*, 14(3), 1-32.
- Thomson, Rosemarie Garland. (2005). Feminist disability studie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0(2), 1557-1587.
- Watson, Nick. (2002). Well, I know this is going to sound very strange to you, but I don't see myself as a disabled person: Identity and disability. *Disability & Society*, 17(5), 509-527.